# 年画中的巾帼英雄

孙琴安

小时候每逢过年，家家户户除了贴春联，还喜欢买年画。春联贴在门外，年画贴在屋内。年画的生意很火，新华书店、文具商店、百货商场，乃至街头小贩小摊，到处都挂满了色彩艳丽的年画，供人挑选。马路上手执一卷年画者司空见惯，不足为奇。

年画的题材很多，以节日喜庆气氛的为主，有五谷丰登、鲤鱼跳龙门之类的，也有不少取自古代戏曲的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年画除了《大闹天宫》《武松打虎》等武戏、《西厢记》《天仙配》等文戏之外，还有不少展示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者，如《百岁挂帅》中的佘太君、《金山击鼓》中的梁红玉，《水浒传》中的扈三娘等。其中最为突出的则有《穆桂英挂帅》《木兰从军》等。

都说中国古代有四大美女，其实根据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，中国古代还有四大女杰，这就是花木兰、樊梨花、陶三春和穆桂英。她们个个英姿飒爽，武艺高强，身手不凡，正直勇敢，成为年画中经久不衰、最为耀眼的女明星。

花木兰源自北朝民歌《木兰辞》，她见父老迈，便女扮男装，替父从军。“朔气传金柝，寒光照铁衣。将军百战死，壮士十年归。”她身经百战，出生入死，立下卓越功勋，却不图高官厚禄，选择回家与父母姐弟团圆。这种“功成不受爵”的高风亮节，常为后人所敬重，故在年画和戏曲中经常出现。

樊梨花的故事来自小说《薛丁山征西》。薛丁山为薛仁贵之子，也是唐初名将，一次与樊梨花交战，居然由对手而成夫妻，有京戏《马上缘》传唱。后李世民、薛仁贵在征战途中被困，樊梨花闻讯后，从樊江关率兵前来救驾，迎战劲敌，大获全胜，解了李世民之围。我小时候曾看过《樊江关》的戏和樊梨花的画，无论是戏是画，都异常俊美，光彩照人，英气勃发，后来的陶三春无法与她相比。

陶三春本是五代周世宗时的一个看瓜女，但武艺惊人。相传赵匡胤和郑子明年轻时结伴来其瓜园偷瓜吃，被陶三春打得狼狈逃窜，后陶嫁给了郑子明。周世宗驾崩，郑子明、高怀德给赵匡胤黄袍加身，拥立为帝，改国号为宋。孰料赵匡胤听信谗言，佯醉杀了郑子明。陶三春大怒，率兵围困京城。赵匡胤手下大将均非其对手，只得派高怀德求和。陶三春命赵脱下黄袍，当众斩破黄袍，泄愤而去。据我所见陶三春的年画，多取自京剧《打瓜园》《斩黄袍》中的装扮，英气中带有几分土气，算不上美艳，却正直英武得可爱。

陶三春之后，北宋又出了个女英雄穆桂英。她本是穆柯寨的山寨之主，天生丽质，武艺又高强，就连镇守北方边境的名将杨六郎也不是她的对手。其子杨宗保算得厉害，交手后也败下阵来，结果与穆桂英互生爱心，结为夫妻。这与樊梨花、薛丁山的故事有点相似，而穆桂英的美貌和武艺也与樊梨花有得一拼。正由于这些原因，穆桂英在年画中的出镜率越来越高，甚至后来居上，在四大女杰中不仅盖过了樊梨花和花木兰，而且远超陶三春，拔得头筹，成为年画绘制中亮相次数最多的巾帼英雄。当年威名远扬的杨家将，到后来也变成了大名鼎鼎、令辽兵望而生畏的“杨门女将”，从佘太君到杨排风，个个武艺高强，威风凛凛，在年画中各有表现，而穆桂英则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。

影视和戏曲都有明星，其实年画中也有，而穆桂英、花木兰、樊梨花、陶三春四大女杰和佘太君、梁红玉等巾帼英雄，便是年画中的璀璨明星。她们不仅在电影和戏曲舞台上留下了光辉形象，也在年画中光彩照人，光耀千秋。

春意兴“龙”（插画）　PP殿下

# 我的初中同学丁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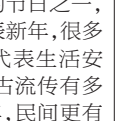
杨 渝

丁姐，以前是我上海的邻居，也是初中同班同学。我站在晒台上，她打开窗户，我们就能对话。她父母和大哥都是医生，她与三个姐姐一个小哥都是文艺爱好者，家中的琴声和歌声时常飘出窗外，萦绕弄堂，令人驻足侧耳倾听。丁姐在音乐的熏陶下，从小就聪慧活泼、能歌善舞，大家都亲近地叫她芬芬。

1970年，丁姐去了安徽插队落户。她凭着艺术才华，不久便被招进安庆黄梅戏剧团，并且经选拔进京集训后常到各地汇演。为了深造，她花了两年时间跟上海音乐学院周小燕教授学习美声。就在新的演艺事业即将开启之时，她被下海的浪涛冲到了深圳，开始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导游生涯。红红火火的创业既锻炼了她，又使她成为越剧大师徐玉兰的儿媳妇。

为了陪伴丈夫留学，她又一次放弃了蒸蒸日上的机会。初到美国，没有任何人脉关系，一切从零开始。为了筹集每年4万美元的学费，她一边读书一边做家教、干家政、在餐馆打工，最多时一人打了6份工。勤学奋斗，任劳任怨，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，终于创建了自己的餐饮品牌——大合卤味；并且开出了9家连锁店。因新冠疫情暴发，餐饮业萧条，她也损失惨重，但她还是不惜工本，坚持为学校、社区、养老院提供服务，甚至兼送外卖，终于保存下了4家餐馆，也留下了被人啧啧称赞的口碑。一次，歌手蔡琴去她餐馆听她唱歌，感叹道：一个被卤味店耽误的美声歌唱家！日前，《繁花》热播，剧中汪小姐发誓：我要做我自己的码头！丁姐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汪小姐呢！当然，现在她已年逾古稀了。

去年深秋，丁姐返沪，我们相约再见时，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已安排得满满的日程表。上面有：浙江新登徐玉兰故居纪念馆修整；安徽大剧院著名黄梅戏演员韩再芬（丁姐当年的同事）新剧上演；上海钢琴家孔祥东演出；赵志刚松江泗泾古镇赵氏工坊落成等。要会晤的还有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；上海电视台主持人曹可凡、施琰；沪剧演员徐祥；民间草根艺人蔡嘎亮等。更多的是朋友、亲戚、邻居和家人。丁姐几乎没有一天的空闲，却安排中学、小学老师和同学聚会了3次。每次席间，她都会热情主动地与我们握手拥抱，并且一一合影，留下美好的瞬间。一次聚会后，她定要与同学们一起乘71路中运量公交车，说与大家一起感受家乡的变化才更有回家的味道。是啊！丁姐很多年没有回家了，上两次我们的聚会还是在1994、1995年呢。



1994年春天，丁姐介绍一位朋友与我的同事洽谈一个照明方面的生意，结果没有谈成。事后，她还是执意要我约同事一起到进贤路上的一个小酒家酬谢。她介绍这是一个越剧票友之家，顾客多与越剧有关，用餐要预约，店内只有四五张桌子，吃完收桌后不再续客，每晚九十点钟之前打烊。这与当时进贤路餐饮的欣欣向荣有点不一样，更与黄河路的灯红酒绿不同调。丁姐说她就喜欢这样的小酒店。我没有去过她洛杉矶的大合卤味，却可以想象，那一定是个讨宾客喜欢的去处。《繁花》剧中的玲子后来离开进贤路，到别处去发展了。我似乎隐约看见了丁姐的身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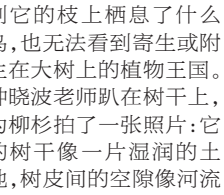
丁姐要回洛杉矶了，离家才一个多月，她说太想念家中9个月大的外孙女了，但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看看的。她专程去参观了中共一大纪念馆新馆，在这排石库门建筑前留下了灿烂的笑容。

# 三字令 龙

胡晓军

狮的首，蟒之身，寿龟纹。鹰爪利，鲤鱼鳞。古人云，天与海，任君临。

文的脉，族之魂，铸基因。春已至，梦成真。赏初花，擎好酒，正良辰。



夜光杯

# 翁山有大树

何婉玲

翁山在浙南最南端800米高的一片丛林中。翁氏始祖一千余年前迁居在此。树木、廊桥、书院等在这里保存得很好。

翁山有很多古老的树，比如柳杉、圆柏、细叶青冈、南方红豆杉、甜槠、黄檀、马尾松、枫香、木荷、樟树、桂树等。翁山村民相信，大树，是连接天地的神明。

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，过去贫瘠年代，一个孩子的成长，充满了怎样的艰难。为庇佑孩子健康，翁山的父母会为孩子找一位强健的长辈做干爹。但在这村庄深处，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认到干爹。认不到干爹的孩子，幸好，还有大树神灵可以帮忙。村民相信那些古老的、生命力强盛的大树，都是神灵的化身，能够分担孩子身上的灾难、病厄和苦痛。

有大树当干爹的孩子，从此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仿佛都有了神灵可以商量。他们长大回来，仍会去大树底下坐一坐，站一站，就像看望亲人那样。他们知道，在外闯荡的岁月，是干爹，一直守护着他，为他消灾减难。

尤其春节，年轻人陆续回家，村庄一下就热闹了。村里人喜欢热闹，因为一年到头，村庄太过冷清。正月里，大家从家里带来新酒、热茶，或是新收的柑橘，来到大树底下，为新一年的平安顺遂祈福。

对于山里人来说，农历正月初一才是一年的第一天，大自然的日历也在这一日翻起。古老的梅花，散发着整个月最醉人心脾的香气，檫木、玉兰、野樱，将会次第开放，草丛间的婆婆纳、荠菜花灿若繁星。没有一棵树，没有一朵花会错过新一年的来临。

翁山外垟郑岙桥旁有一棵1021岁的柳杉，叫五抱杉，四季常青。翁晓互老师说，到了翁山，一定要去抱一抱这五抱杉。不晓得是不是树又长大了些，五人牵手合抱，竟然有些吃力。

这棵柳杉太高了，我看不到它的顶端，无法看到它的枝上栖息了什么鸟，也无法看到寄生或附生在大树上的植物王国。钟晓波老师趴在树干上，为柳杉拍了一张照片：它的树干像一片湿润的土地，树皮间的空隙像河流的沟壑，树皮上生长的苔藓幻化为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。这是森林吧？怎么可能只是一棵树？钟老师说，泰顺廊桥用的就是柳杉。这种树木高大、笔直、坚韧，工匠们选用三四十米长，粗细均等的柳杉木，像蜈蚣脚，支撑起一座座廊桥，在百年的岁月里，虫蚁不蛀，流水不蚀，屹立不倾。

我抬头看了看眼前这棵巨树，它就是连接天地的神明！

# 李逵式阅读

冯 磊

文学是快的艺术，也是慢的艺术。

当年，海明威在欧洲战场当战地记者，业余写小说。他往美国本土发小说稿，稿子都是用电报传过去的。电报传递代价昂贵，所以小说文字极其简洁，也因此造就了他独特的风格。世人称他的小说为“电报体”。像《尼克·亚当故事集》里的那些小说，都是这种风格：快、干净、含蓄。

你没看错，是所谓“快的含蓄”。

法国一些作家，如罗曼·罗兰或者雨果，习惯于激情洋溢的叙述腔调。在《笑面人》中，雨果充分发挥了演说家的才能，写得激情澎湃、连绵不绝，感染力极强。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，文风也是恣肆汪洋。近日，在重读都德的《磨坊书简》，开篇六个页码下去了，重重乡村景色和令人感慨的背景下，仍然不见主角出场。禁不住暗叹：前人，真的很闲。

以上，都是所谓“慢”的艺术。

年岁日长，感觉就像一个陀螺，在不停地旋转中不断瘦身：腰越来越细，臀和身子越来越细。之前珍视的种种体验被忽略，被减法，被弃置……一直在奔跑，只为适应生活。这种节奏，看起来是很难停下来了。

这个时候，再去读长篇小说，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

我喜欢所谓“慢的艺术”，也欣赏所谓“快的小说”。但说到底，还是喜欢慢的生活。

情意绵绵是一种风格，慢条斯理也是一种风格，单刀直入则是另外一种风格。当代人，俨然更习惯于后者。这，与今人的生活节奏有关：狼吞虎咽，狼奔豕突，群狼无肉不欢……至于细细品咂，显然已经顾不上了。

这就像冬日里饮酒，红泥火炉、绿蚁醅酒是不行了，红袖添香、耳鬓厮磨也不成了。半空里杀出来一个李逵，拎着板斧，从锅里捞出一块肉来，三下两下，用斧子剁成一堆碎肉，撒上孜然和油盐酱醋，先大快朵颐一番。至于才子佳人和精雕细琢，已经赶不上时代的潮流啦。

# 刻福字，迎新春

贾雪飞

“摹写印面和刻印的过程，必须精神专注。在专注做这件事时，感觉内心特别平静。看着手中的刀一下一下刻下去，就像是在把自己对来年的希望和祝福一下一下种下去。”新春之际，中华书局上海聚珍连续在京沪两地举办了多次“刻福字，迎新春”活动，将中国传统篆刻文化引入大众的日常生活。活动邀请西泠印社会员、韩天衡美术馆艺术总监韩回之作为篆刻导师现场指导，并为来自不同领域的“学员”改稿。

活动开始前，指导老师现场示范，全体学员围观刻印的全过程。刻刀在韩回之手里或冲刀或切刀或披刀，利刃之下石屑飞溅，犹如铁犁翻地横刀入阵，学员感受到了篆刻艺术过程之美。

学员们从磨平印面开始体验篆刻过程。大家先用粗砂纸打磨平整，再用细砂纸进行精磨。如何才算是磨好了呢？最方便的方法是按在玻璃板上判断是否平整，韩回之说。不等他话音落地，性急的人已经开始大刀阔斧地磨了，一时间活动场地一片沙沙声。正当大家专心磨印时，突然响起穿透力极强的男中音“不要用嘴吹”——当发现有人吹印面灰尘时，韩回之便高声提醒。被惊到的所有人暂停了手上的动作，回过神来后，全场一阵嬉笑。

篆刻中的“篆”指的是摹写印面，但是要在方寸之间撰写出满意的印面，对初学者也是一道考验——好在摹写印面是有很大的挽救机会的，如果自觉不满意，用砂纸磨掉，再写即可。摹写印面的进度因人而异——一挥而就者很快就完成了；精雕细琢者则写了磨，磨了再写，反反复复。

开始动手“刻”后，修改起来不仅费时费力，还非常考验操刀人的技术和能力。韩回之一边巡视，一边手把手指导各种篆刻要领——入刀角度要小、要用巧劲儿，还要注意安全。同时不忘强调“不能用嘴吹石屑”，以防吸入肺部。不管是公认的“心灵手巧”，还是自觉的“拙手拙脚”，在一个多小时的欢乐篆刻后，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“福”字印章。正所谓“一本万殊”，虽然都是比照韩天衡先生的“福”字印摹写篆刻，但每个人笔下、刀下的“福”却各有千秋，充分展现了篆刻者的风格气质。看着自己刻的“福”字钤印在纸笺上，每个人都笑逐颜开。

一位参加活动的读者说，“往年过年时都会抄写一些祝福的诗词，有的给自己，有的给家人和朋友。今年可以在诗词笺纸上盖自己刻的‘福’字，祝福的心意更浓了”。

令参加活动的读者更加高兴的是，央视听闻举办“刻福字，迎新春”的篆刻体验活动后，特意赶来采访。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融于大众的日常生活，如何让“年味”更有书香文化气息，这场篆刻体验活动做了很好的尝试。

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之一，如果选一个字作符号来代表新年，很多人会想到“福”字。“福”字代表生活安康、幸福美满之意，不仅自古流传有多种形式的百福图，每到过年，民间更有写福字、贴福字的习俗，而本次篆刻迎新年的活动，自己动手刻“福”字，寄托了对来年美好生活的向往，给“年味”增加了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韵。

十日谈

龙年中国味

“去七三一，勿忘历史；去中央大街、冰雪大世界，看这盛世繁华”。

责编：郭 影